

## 寶島形上學與旅社的時間綿延

楊凱麟

寶島大旅社同時是過去、現在與未來，它已經無可挽回地傾頹煙滅崩為齏粉、它即將一瓦一柱如影片倒帶筋脈逆轉地飛旋落成、它正在淫邪綺麗剎那即永恆的夢中夢洶洶翻滾而出。寶島大旅社同時是時間中的一切，是六道眾生因果生死的永恆輪迴。在此，真實比夢更迷幻，夢比真實更逼真。

寶島大旅社正在/即將/已經是台灣三代人的微縮膠捲與亂針刺繡，在這個八十萬字的碎形文字幾何中，書寫成為究極時間動態中的追焦與平移，繁複的語言構成觀看時間的特異之眼。一目重瞳，時間在 zoom-in 與 zoom-out 的反覆撥動中以夢的無限形式出現。僅只目光一霎之間，寶島即將滅亡正在滅亡且已經滅亡。但這並不是因果業報，它只是一座促使無數夢境生滅輪轉的旅社，然而旅社同時也是台灣的夢與一百年的孤寂。

寶島其實什麼都不是也哪裡都不在，但小說裡卻到處都是寶島。寶島是我們生養蟄居之地，是顏忠賢對於建築、性與死亡的耽溺痴迷與殘酷美學，亦是由綿密文字所全面啟動的小說存有本身。小說書寫就如同一座宇宙等級的自然史博物館，各種奇花異卉飛禽走獸珍饈寶饌以人類學的視野層層疊疊地放進不同時間的疊影之中。已逝的時光宛如剖開的考古學岩盤，在花紋妍麗層次緊緻的「過去層」中，小說家既謹慎又放縱地從事時間飛梭調校與空間軸心挪移的文字學。

書寫首先成為時間的唯物誌異與空間的唯心考古。小說裡有收藏癖的堂姐夫提到牛津人類學博物館的古羅馬梳子展時說：「那博物館在展的是他們的視野，他們對人類學式的人類的更尖銳的收集，用他們收集的從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到現代來種種在羅馬長出的不同文明不同時代找來的更多對梳子想像的夢幻，和某種因之探究的人類那種種更瘋狂的投入與著迷。」而「梳子，就如這瘋狂的標本，是一個故事的開始，因為標本被收集的原因，教我們更多為什麼人類這樣想像與理解自己。」在一個又一個如山水卷軸連環展現的夢境中，《寶島大旅社》最終展現的是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然史之夢，是逆溯時間之河窮盡個體肉身經驗的當代台灣心靈《小獵犬號之旅》。

這是何以《寶島大旅社》形上學式地迥異於《西夏旅館》。對駱以軍而言，故事職人決戰於故事已發未發間的瞬息萬變，致使一切故事起源創生的宇宙大爆炸變成故事斷死續生的一線生機，小說家必須不斷回返這個原始場景，以文字精確調控的明暗快慢反覆遠眺近觀甚至定格倒帶，以便思考事件的真正意義（而近代小說裡的唯一事件，或許竟是「小說之死」）；然而顏忠賢則蒐羅獵祭一切「人類學樣本」作為小說的唯物實證性，書寫最終造就了一切博物館的博物館，小說家因深情於已逝的美好與災難而勉力泅泳於時間風暴中，成為以倒走替代前行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

五年之內，創世紀者駱以軍與啟示錄者顏忠賢皆以過客逆旅的姿態提出長篇小說（《西夏旅館》五十萬字，《寶島大旅社》八十萬字），一個意圖以書寫回返所有開始之前的不可能清明，另一則希冀語言能在一切結束之後總合判教。關鍵字是：旅館/旅社。

這或許不只是單純的巧合。

僅存在（或僅消失）於小說裡的長壽街、彰化大佛、八七水災、太子龍學生服、天成飯店、北投溫泉旅館…構成《寶島大旅社》的古老質地，這是小說的唯物實證性或考古學檔案，「一種對『末代』太過眷戀的想念」；顏忠賢並未輕易讓這些元素成為鄉愁與懷舊的藉口，亦未理所當然地敷衍成鄉土文學，寶島大旅社裡的那些「末代」物件、角色與稱謂，那些至今仍光影閃爍著某一獨特時地認識條件的詞與物，就如同林明弘的花布般被注入當代創作的思維，以一種光鮮且不無殘酷的方式在小說中影影綽綽。

主要是，主導《寶島大旅社》的並不是歷時與線性的時間，那些從幽暗生命中汨汨翻滾而出的無數夢境漫漶了時間中原本緊密封印的關係，時間脫節了！不再乖順地由過去經現在進入未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無人稱與虛擬的巨大過去，其不斷地以夢的形式（我的夢、姐姐的夢、朋友的夢、情人的夢、家族的夢…）實現虛構的威力。這或許是隱含在顏忠賢（以及包括駱以軍在內許多當代小說家）作品中最深沈的柏格森主義。

夢的生命衝動（*élan vital*）與旅社的時間綿延（*durée*）如同構成小說生命的 DNA 雙螺旋分子鏈結，在此，過去從不是單純不變的「已逝的現在」，未來亦不僅是依序進場的「還沒來的現在」，「我」成為過去與未來衝擊對撞的重力曲扭之場，「我還沒開始的人生找上門來」而「老家族不可思議地全部都出現」，生命被無政府主義地動員並開始流變為飽含詩意的各種時間切片，崇高與淫猥共同以夢的語言重現。

在《寶島大旅社》中，夢是生命的最終形式，而時間則是在不同時代與不同肉身中連環羽化的夢。或者不如說，夢是比生命更激進的形式，它是生命的赤裸狀態亦是小說的裸命。因為在小說中「你只是在找一個夢中的替身，一個特技演員來演你過去所不敢進入的一如夢或電影裡那極限運動式的極限。」小說述說著夢的語言，因為夢成為大寫時間的最純粹狀態，是存有的極限形式。《寶島大旅社》不僅是夢的極限形式更是極限形式之夢，這就是顏忠賢所實踐的小說技藝。如果對駱以軍而言，故事的入口成為一切故事被述說之前最重要的考究，對顏忠賢來說，夢的入口或界面不是問題，怎麼留在夢裡才是小說的關鍵。

夢之小說或小說之夢宛若巨大的百合花綻放，世界成為共時性的疊影，寶島同時既指涉台灣亦是某一旅社的名字，而旅社則既是小說中一再出現的各種場所又是小說本身。寶島/大旅社所輻湊交織的心靈原點，是一顆孤獨、哀痛、棄絕與不合時宜的心靈：我。

我是夢的巢城，但接踵而至的每一個夢卻都在邊界透露著「潰敗的先兆」。書寫或許很難不成為張愛玲式的「哀愁的預感」，然而在這個惘的威脅中，小說家迫現於文字的卻首先是其強悍的書寫意志，是如何動員記憶的材料與感性創造一整座個人的繁複宇宙。

八卦山是文字所幻化的魔山，而彰化則成為顏忠賢的馬康多，描寫一整個家族夢境般興盛與衰敗的《寶島大旅社》卻不無怪異地處處呈顯出《2001 太空漫遊》般謎樣的尤里西斯時間之旅。這是一個指向未知與未來的神秘旅程，但同時也是從一開始便自我封印沒有出口的巨大靈魂密室。「這房子沒有大廳，沒有樓梯，沒有窗口，甚至，

像個單向甬道所形成的巨大陣列或迷宮或就只是個放大的充滿走道卻看不到出口的密室。」

一整座巴洛克迷宮，萊布尼茲花園中的花園，然而所有巴洛克藝術的重點並不只在於究極而言營造了何等交疊曲折的複式空間（不論這個空間是由木石、樂聲或語言所給予），因為更為重要的，在於這個極度褶曲凹陷的空間中必須完整而獨特地映射整個宇宙。這便是單子構成宇宙、宇宙映射於單子的萊布尼茲式交互含攝。一部小說是構建宇宙的基本單子，但同時卻又是呈顯宇宙獨一無二意義的觀點。小說述說了一個世界，但這個世界裡住居著小說家。由強虛構所迫出的套套邏輯與惡性循環封印著當代小說：我寫了寶島大旅社，但寶島大旅社亦徹底改變了我。然而，顏忠賢一直是個末世論的巴洛克小說家與創作者，因此我們在這個將一整個巨大宇宙內縮吞噬並不斷再從內部蔓生枝桠根系的小說單子中看到的，是「摺疊無限回皺摺的『末代』營造法式的終極版本」，一個由系列夢境綿延滋長直到世界末日的「重新尋獲的時光」。

在小說的終篇裡我們讀到顏忠賢所有夢境的黯然核心，隱藏在他一切書寫背後的滄涼手勢：「一如我找尋我的老家族，找尋旅社，都很雷同地陷入了這種盲目找尋的用力之中。但是，我卻一定要找回老家，找回過去，找回寶島。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以後也只就是這樣，不會再怎樣了。」似乎從第一頁起書裡的一切便早已經灰飛煙滅地結束，絢美的誕生不過是為了最終的覆滅，啟示錄般的寶島大旅社注定「在我的開始是我的結束」。書裡每一個被寫下的字都是為了重新找回「寶島」，為了重新豎立古老迷幻的寶島大旅社也為了再次讓其絢爛崇高地崩裂消失。整整三代人長達一百年的糾葛纏繞，他們的孤寂與歡愉、哀愁與榮耀，容許我在最後引用賈西亞·馬奎斯，「書上寫的一切從遠古到將來…永遠不會重演，因為被判定孤寂百年的部族在地球上是有沒有第二次機會的。」

一如我始終想要找到她，找尋得那麼用力，其實就一如我找尋我的老家族，找尋旅社，都很雷同地陷入了這種盲目找尋的用力之中。但是，我卻一定要找回老家，找回過去，找回寶島。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以後也只就是這樣，不會再怎樣了。1010

關始於夢，結束於解夢

關於未來的哀傷和不合時宜一直都在只是變差又快船隊楠楠

那有那麼病態完全自己的孤獨死寂時光中

發現大家都盛裝

現在才開挖到長壽街的皮層

一路他的人生，這八十年來的快船轉，也都所有我小時候看過的家人的前傳實際奇怪期約單有多糾纏不清大礦小快遞喬遷條后有復明呼喊上班傑明和所有家裡雷同氣人的奇幻旅程

以夢切片夢的快轉為單位

我一直記得那一天的所有細節

如何動員記憶的材料與感性創造一個個人的宇宙

寶島做為夢的巢城黑洞與西夏的差別

~~或許面對他，我是一個需要很多幻覺的人，但是，幻覺需要力量，我缺乏更深層的天真來支持。這種力量的發生，折騰的夢境有時候會折疊出這種輪廓的可能，但是太脆弱，我太晚發現了，也太想留住但心理知道是留不住的，夢的邊界其實不是邊界，是一種潰敗的先兆，潰爛，潰不成軍的潰瘍感，從肉身的病底進入腦子的渙散，那甚至到後來已然不是幻覺，是太真實的逼供，太不可能心安的撤離，天啊！沒有死在現場更慘，因為倖存者會有罪惡感，而且會不斷地蔓延而放大，後來就更進一步地進化，用一種古怪的類似退化的狀態才活得下來，忘記了或迷糊了，或就是整個人都有意無意地壞軌或當機，甚至，就是得了老人痴呆症般地變傻了。不然，早就死了。73~~

夢境開始之後，裡頭的建築設定，相對於河流、山洞、崖壁，或許，才是最完整的，最充滿精密細節，最充滿繁複隱喻引發的可能，所以，或許夢中的建築也才能進入最後的完全，才發展成所有潛意識的洞口，所有的坑坑窪窪的秘道走入的密室或盤根錯節的角落，可以用來藏匿所有不同的害怕或喜歡或從來都沒發現的餘緒。76

我或許不是你想像的夢神，你只是在找一個夢中的替身，一個特技演員來演你過去所不敢進入的一如夢或電影裡那極限運動式的極限。81

或許，她說的一個個的夢也是如此的等待更充滿隱喻的解夢。或許，那一個個我們一起去過的旅館，其實也可以更滿懷混亂奇想地去找尋裡頭充滿病變可能的病理學。

82

旅館就是一種鬼地方，住進去打開一個門，才發現自己很久以前來過，或是很久以前就住過那裡，而且還道然就困在裡面沒有出來，或許我心中的那種最動人的旅館就是這樣，一如鬼屋或聊齋屋般地每個房間都有一個惡鬼，就算勉強最後出來，人也已經變得很老。或是變成了另一種狀態。在這種旅館裡，打開了一個門就會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時空，或許那根本不是魔法，而更是一種更複雜的蟲洞。但是，這個旅館卻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一個充滿破洞的故事或是一個更歪歪斜斜的家旅史。或許，那個時代的人，百年來那些老家族的人都變了，在這個老旅館裡，真正的可怕或可笑…不是我變成一個被流放的孽子，而是那些祖先的故事都只變成是我的幻術中的傀儡戲。<sup>83</sup>

那一百年前，大部分的人和身世，一如那個老旅館要存活幾乎是不可能，但是，就像奇蹟一樣，我想我和她一樣正在瀕臨某種無法描述的龐大而緩慢的改變，最後已然變不正常了，我心裡明白，那是寶島大旅社改變了我，像種必然傷害的可怕的副作用，或甚至就像種詛咒或像種報應。但是我還蠻喜歡我現在這樣子。<sup>111</sup> 我寫了寶島大旅社，但寶島大旅社亦改變了我

其實百年來我的家族也不全都是敵人，也不全是故事裡的人，或許，我才是整個家族在這個時代最惡劣的人的標本。但是，彷彿託這個老家族的福，那是一種沒有麻醉的「開刀手術那般清醒地面對痛苦，免於這種血肉器官翻騰的痛苦，我好像就只變成了一個好人，所有的好的陰謀都太完美了，但是好像少了什麼，彷彿少了某些童年的碎片，一個沒有發現過的黑洞，一個腦下垂體的時差，一種從未來找來的對靈體的修補，對決另一個現實的始終被干擾但又不能撤退，一如一隻瞳孔破裂的脫毛又脫皮的絨毛玩具熊，一個找不到的放我三歲時流口水又裸露下體老照片的舊相框。那彷彿是種召喚，是叫我再用心去遺忘我的過去一生的夢魘，或許叫我對於懷舊溫馨感人部分的過去再用力點，或叫我心存感恩地想像平行可能發生的災難而對現在自己仍然的倖存多有點誠意。<sup>111</sup>

### 八卦山成為馬康多

那像一個不斷重播又揮之不去的惡夢，多年以後，仍像一個完全離題的空鏡頭，但是卻又在空洞的怪畫面裡彷彿擁有了太多飽滿的寓意，一如流出太過飽滿的光暈的山上天空的雲彩卻仍然令人忐忑地陰沉，山路上的風景也就這樣地封凍成那永遠可憐又可笑的隱喻。那一個空洞又飽滿的怪畫面，我始終記得的所有父親那一輩的長輩都說過的那個怪畫面，關於我祖父的怪病和怪子孫，也關於那個怪時代，那個祖父在八卦山上日本小學校當校長的怪時代。

怪畫面裡，那是祖父帶父親下山那段路，從幻象走進人間，從陰暗走進光，從山走進城，從古代走進現代，從戰爭走進被戰爭遺棄的後代。在多年以後，我始終無法忘懷這個小時候聽過太多次的祖父下山的怪故事，一如某種充滿疑惑又始終沒有懷疑過的童話或神話，一如摩西帶十誡下山或耶穌下橄欖山，一如法海下山或驢山老母下山，彷彿是某種最巨大的犧牲或懲戒要發生的某一種前兆，一種救贖不了的乍看輕浮但卻無比沉重的寓言。

甚至，我在多年來的除夕或清明或中秋的家族聚集的不同的時光聽過好多長輩說過雷同的版本，那個父親那一代的每個小孩都跟著祖父走下山過的那一段古怪的時光，

所有的伯父，叔叔，父親，姑姑們也都有講過從八卦山上的小學校走下山的不斷重播的怪畫面。

每回都會從當年那在美軍轟炸機轟炸時落在小學校的日式木製老房子走廊末端的炸彈未爆開始說起，繞到被炸毀八卦山頭神社的廢墟的令人嘆息，走下山的山路上的殘破到近乎沒路的斑斑駁駁，林中的蛇蟲侵擾的始終小心翼翼，滿山低沈咆哮著的某種魑魅魍魎窺視環伺的不懷好意，他們都會拿出姑婆畫給他們驅妖的符來懾心的忐忑不安。

但是，所有的他們在種種有點出入的情節場景的最後，總會滿懷一種同時出現同情和戲謔的口吻來提及那個畫面的古怪，那一幕祖父抱著下體躺在路邊或田邊忍住劇痛又可憐又可笑的古怪畫面

夢的入口或界面不是問題，怎麼留在夢裡才重要

他把他設計總統府和這些州廳中被那些外行的高官改掉的他覺得最神乎其技地浪漫的建築手法，全部放入了寶島大旅社裡頭。因為，他所引用的建築的西方古典語言手法太奇幻地繁複了。建築風格雖然屬後期文藝復興式，部分雖然也受英國建築家 Norman Shaw 的影響，但是他的立面充滿古典樣式的建築語彙的太過離譜地拼湊組裝……包含各種柱列、山牆、圓拱窗、牛眼窗、托座、羅馬柱式、複柱等，柱頭為簡潔多立克柱式，牆身及柱身多飾橫帶，外觀極為華麗，有部分塔樓關係比例呈現接近金字塔形；鋼筋混凝土構造外牆貼紅色面磚及搭配灰泥作簡潔雕飾典雅莊嚴，立面上底層為台基，三樓為弧形拱，四樓為半圓拱，並有複柱，二至四樓設計有許多陽台，五樓則更為許許多多退縮露台，有太多建築空間因為太多曲線太多扭曲太多變形地太過奇怪，走在裡頭，就常常迷路，如同走入迷宮般地迷幻。

或許，他自稱他就是想要讓建築就像莫札特或華格納那種太炫耀又炫目地華麗著。那時候他的設計很多的裝飾或是比例其實都是充滿既漂亮又隱密地準確，甚至華麗得比那時候日本殖民母國都更繁複但是一直因太這種繁複的奇幻，常常就都邊蓋邊因為種種緣故被修改。

從未被修改的寶島大旅社或許是唯一留住這種他想要的繁複的奇幻的建築。218

但「永遠」的矛盾是……我仍在越來越接近佛的同時也必然可以明白我的離佛的越來越遠。221

是觀落陰地浮現亡者的靈光依法術召喚而那麼閃現地「打開」，或也只是用大補帖或雲端運算般像將軟體下載到別的硬體使其可以像線上遊戲從任何網咖都可結集地照常隔空取物地打怪而仍然可以高科技式地「打開」。

那是另一種更迂迴更無限折疊時間再打開重組的「永遠」了！就在這大佛的假的肉體裡，到處所充斥的「永遠」的風景已然是另一種打開，不再是古老的鄉愁的原鄉，不再有不死身的妖魔的永生城堡，沒有不朽到不曾有人懷疑的聖殿所繁殖出來的時間感和存在感。只有更瑣碎更荒誕的角落所堆積成的廊道、祕室、暗梯、小香案神壇……所暗示的更無以名狀的「永遠」。224

寶島大旅社的建築風格，引起太多爭議……太歧異到至今仍然無法被明確地定義。甚至，被當成一個日本式的最崇尚也最反叛「西洋歷史式樣」的建築公案。

在當年，那是充滿歧異的一個學術辯論的美學定義的公案，因為，至今仍是個著名的公案。因為，據當年建築學者嚴格定義的討論，「西洋歷史式樣」仍只是一個籠統



的集合名詞，意指的是建築以西方建築史分期中曾經出現之式樣為藍本作為表現的復古風建築，對於這些建築，目前稱法十分分歧：有「西式建築」、「洋式建築」、「西洋建築」、「後期文藝復興建築」、「西洋古典建築」種種名稱，但是，這些名稱都無法闡述台灣和寶島大旅社同時期的這些建築真正的具定論的意義與故事背景，或許，比較接近的名稱應為「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因為可彰顯其應用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主義」盛行下各種式樣的故事背景，一九一〇年代，遵循西方歷史式樣建築構成的建築隨著受過專業建築訓練的技師來到台灣，當時也適逢日本大正盛期，台灣日治時期的西方歷史式樣在經過初期之發展後，逐漸綻放出美麗的花朵，幾乎是重要的公共建築莫不是崇尚「西方歷史式樣」。451

我覺得，我哥哥他反而使我進入了更深入的困惑……這些關於「我如何進入我的小時候」的更多更迫切的問題。因為，**我們不免現在正在經歷的關於這個「時空不斷切換，又好像始終停不下來」的時代。**

我們面對所有的切面以一種過去沒有過的方式接合的歷史，那些歷史裡發生過的事情，變得好清楚，又好不清楚。因為，我們，看了太多的重播、改寫、編修過的復刻版的所有歷史，過去的歷史，甚至是，未來的和現在的歷史。控制不準所有的焦距，歷史會失焦；或是說，歷史會說謊……\_這變成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古怪但貼切的困境。  
475

之後，還有更多個姊姊的夢。那像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時差一起混亂了的一場場夢…… 642

~~但是，更往裡頭走，更奇怪，這房子沒有大廳，沒有樓梯，沒有窗口，甚至，像個單向甬道所形成的巨大陣列或迷宮或就只是個放大的充滿走道卻看不到出口的密室。~~  
779

一種「樂園用『廢棄』為過去的『輝煌』贖罪」的 785

森山說：「我最後總是失敗。」

他想蓋的建築始終沒有蓋出來，寶島大旅社始終沒有蓋出來他想要的樣子，因為，或許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蓋的建築是什麼樣子，或許他要的只是一種奇遇。801

回憶，是那麼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為它已然失去而且再沒被打開過。864

相對於過去，即使就只是啟動「過去」這件事。他說：「我們都不免某程度上地變質而黔驢技窮了，因為好奇怪地我們總不免會變成我們擔心變成的那種人。累了，病了，傷了，廢了，想怎樣也沒辦法再怎麼樣了的那種人。或許，早也就變了，只是不願承認。一旦發現，就會更擔心，更疑慮，我變成這種人多久了，為什麼我都没發現？然後，再繼續追問，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現在怎麼了？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如果沒辦法挽回真的只要誠實地去面對現在，這樣就好了嗎？那過去到底是什麼？回憶，到底提醒了我們失去的什麼？現在，一如所有的京都大文字燒或祇園祭或櫻花盛開又瞬逝的慶祝，一如真的把人生就當成美到近乎虛幻的舞台，就當成祭典然後一直找櫻花般太美太剎那般就花開花謝的事就好了，這樣美是不是太容易幻滅地恐怖。」  
863

離開長壽街的我後來的一生好像是沒有未來的，一如我也沒有家而只有旅館的命，被老家族放逐之後就注定只能飄泊在這種永遠羅漢腳式絕子絕孫的身世裡，從一個爛旅館換到另一個更爛的旅館地活下去。從過去回到更過去，而未來始終沒有來。那店裡竟然有一個大陸來的工讀生，人很好，看了我的證件，突然開始跟我說中文，介紹我怎麼使用，從挑片，morning call，浴室，客氣解說。但，那時候，我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就站在一排一排分類專業的色情光碟前，很窄的走道，好多鬼祟的男的也在打量架上的許許多多片子的封面，從種種美少女A V偶像女星的美豔，\_人妻熟女到近親相姦的淫靡痴態，調教或野外露出到S M的古怪遊戲，甚至是冀女王葵、失禁尿美公主類的變態。但是太過疲憊的我只是想去洗個熱水澡，倒頭就睡。但並沒有辦法入睡。那種狀態的荒謬使得房間空氣都變得太沉重而時間變得太緩慢到近乎停止，電視上的鐘是黑格子狀的，時分秒之間的冒號會一秒一秒閃動，只有秒的數字在動，但無聲地一直跳 994

因此，我始終覺得這臺灣閣是我姑婆她當年說服森山所做出來對於台灣最後的想念，或是對於我姑婆的最後想念。一種對「末代」太過眷戀的想念。

甚至，所有的建築細節即使暗藏了某些西方式異樣的御手洗馬賽克冰裂紋或上頭有奇怪的符號，其實我進到這個舊御涼亭之後，竟然從某些角度還看得到某一種更「末代」的圖騰建築隱喻。1005

~~，所有的臺灣閣變成了一個摺疊無限回皺摺的「末代」營造法式的終極版本，一種隱形呼風喚雨般的召喚，一種悄悄勉為其難用術的緬懷，\_甚至在所有的亭臺樓閣樑柱簷脊都埋下了最不可思議的末代妖身般的妖嬈 1006~~

，種種「末代」建築一如妖術般的難度和美學上的講究在每一個藏匿的角落好像還可以發現。1007

一如我始終想要找到她，找尋得那麼用力，其實就一如我找尋我的老家族，找尋旅社，都很雷同地陷入了這種盲目找尋的用力之中。但是，我卻一定要找回老家，找回過去，找回寶島。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以後也只就是這樣，不會再怎樣了。1010

«Que veut dire Bergson, quand il parle d'élan vital ? Il s'agit toujours d'une virtualité en train de s'actualiser, d'une simplicité en train de se différencier, d'une totalité en train de se diviser : c'est l'essence de la vie, de procéder « par dissociation et dédoublement », par « dichotomie ». Dans les exemples les plus connus, la vie se divise en plante et animal; l'animal se divise en instinct et en intelligence; un instinct à son tour se divise en plusieurs directions, qui s'actualisent dans des espèces diverses ; l'intelligence elle-même a ses modes ou ses actualisations particulières. Tout se passe comme si la Vie se confondait avec le mouvement même de la différenciation, dans des séries ramifiées. Sans doute ce mouvement s'explique-t-il par l'insertion de la durée dans la matière : la durée se différencie d'après les obstacles qu'elle rencontre dans la matière, d'après la matérialité qu'elle traverse, d'après le genre d'extension qu'elle contracte. Mais la différenciation



n'a pas seulement une cause externe. C'est en elle-même, par une force interne explosive, que la durée se différencie: elle ne s'affirme et ne se prolonge, elle n'avance que dans des séries rameuses ou ramifiées. Précisément, la Durée s'appelle vie, quand elle apparaît dans ce mouvement.», BE, pp.96-97.

2 種旅館（我的打砲與寶島）與 2 種寶島

夢的圓椎與 élan vital

monade 779

musée 874

末代與初代 1005